



旧事

被汪国真温暖的时光

□ 梅永兵

春节前,《经典咏流传》第二季如期而至,我第一时间看完第一期。这一期中多次戳中我的泪点,特别是谭维维唱完汪国真的诗《山高路远》后,嘉宾廖昌永在点评的时候提到自己的往事,说他在读书时,宿舍里丢失东西,大家总是怀疑他。廖昌永老师的话把我的记忆密码激活了,望着屏幕上的廖昌永老师,我热泪盈眶,思绪久久不能平静。

上初三那年,我扫教室时,在地上看见一本被撕得破破烂烂的书。酷爱读书的我捡起来翻看,没有封面,所有的文字都在纸的中间,虽然破烂,但是不影响阅读。我就认真地读起来,原来是汪国真的诗歌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汪国真,第一次读汪国真的诗。读完“破书”上的第一首诗《走向远方》,我就沉迷其中,忘记了扫地。我把这10多首诗读完三遍之后,学校负责检查卫生的老师来了。由于我还没有扫完地,教室被记为“不清洁”。接下来,我的不幸真正到了。先是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,狠狠

一顿臭骂,惩罚我扫一周的教室,还要帮他挑两挑水。我忙着去挑水,又没有时间做英语作业,下午第一节课被英语老师叫到讲台上,不等我讲清原因就破口大骂,惩罚抄作业10遍……

一本“破书”让我祸不单行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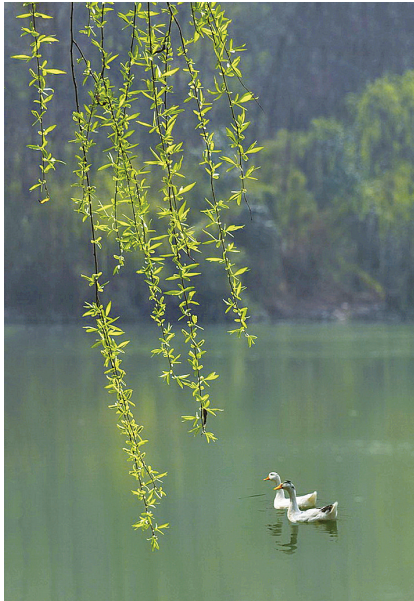
10多页的“破书”被我收藏在书包里,有空就拿出来读,10多首诗,读得甚是不过瘾。那时多么希望有一本汪国真的诗集让我一次过足瘾。有一天,我在教室里又拿出这本“破书”,正看得津津有味时,我们班上的“大姐大”左手又在腰间,右手食指指着,嘴里骂着:“我就说我的书去哪里了,原来是被你偷了!小偷,偷书贼,把我的书还给我!”不等我解释,她一把抢过书,边走边骂,到处散布我偷她书的谣言,使得我在班上、在学校抬不起头来,就连我的好朋友也远离我。那时,我连死的心都有了。

一本“破书”让我被骂、被罚、被打,还成了“偷书贼”,但是我却一点也不恨那10多页的“破书”。我一直用“破书”上第一首诗《走向远方》中的句子“不论生命经过多

少委屈和艰辛,我们总是以一个朝气蓬勃的面孔,醒来在每一个早上”来勉励自己!

后来,我考到县城里的高中,没想到的是又和“大姐大”在一个班。我们宿舍16个人,就我一个农村的,家里是最穷的。刚开始时大家也相安无事,后来宿舍里丢失了东西,我就成了怀疑的对象。大家左一句“偷书贼”,右一句“小偷”,我心里的委屈不知向谁倾诉。我只好搬出宿舍,到校外租了一间10平米的小屋过上“苦行僧”的生活,放学就把自己关进去,把能够找到的汪国真的诗都抄在笔记本上,反复诵读。后来听说那个宿舍依然会丢失东西,但是我一直没有搬回去。我一直用汪国真的《热爱生命》中的“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,既然目标是地平线,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”来勉励自己勇敢面对困难与挫折,认真学习,走向远方,让自己的生命更加辉煌!

如今,很多年过去了,我忘记了很多事,但是我一直记得汪国真的诗给我的鼓励,给我的温暖,让我走出人生的阴霾。



春江水暖 张德华 摄



下载CWApp
春晚陪你一起玩

养蜂的父亲

□ 陈梦云

父亲六十五岁了。他已经明显老了,脸上的皱纹褶皱和老年斑,刻画着岁月的沧桑。两鬓全白,走路时略显老态,背微驼,还带点蹒跚。

两年,因为小妹生二娃,经年在外打工做活的父亲决定回家静一静,和母亲一起帮妹妹带娃娃。对于父亲的这一决定,全家无不拍手赞成。一则妹妹和她的孩子有老人照顾;二则全家不用再为在外奔波的父亲担心,母亲也有个人陪伴和照应。这也让工作和生活在外,少了许多牵挂和担心。

但操劳惯了的父亲还是闲不住。除了帮母亲做做家务、领领孩子,伺候、打理母亲瓜田豆地里栽种的那些蚕豆、包谷、青菜、白菜、南瓜、四季豆等庄稼蔬菜外,也跟着隔壁邻居,自己做蜂箱,在家里养起蜜蜂儿来。没有经验,父亲就在手机百度上学习,向隔壁邻居请教,愣是将他的蜂儿队伍发展壮大。蜂箱从开始一个,发展到了五六个,摆满了老家庭院里菜地的四个角落。

父亲常常在给我的电话里,絮叨他的养蜂经。春天三四月间,田野菜花盛开,不仅乡村景色美如画,而且蜜源足,今年的菜花蜜特别特别的甜。电话这头,我能感觉

到他的嘚瑟和他的期望,就是希望作为孩子的我,能亲口尝尝他的蜂蜜。我除了叮嘱他,要注意身体,不要太劳累,照顾好自己,照顾好母亲之外,就是开始算计回家的时间,期盼着过年。

今年带着儿子回老家过年。终于见到了父亲,见到了他养的蜂儿在春风里、在家的庭院里、在那些金黄的菜花上飞舞着,嗡嗡吟唱,像极了春天的诗歌。父亲像招呼客人一样招呼着我和儿子。现时从蜂箱里给我们割了两碗满满的蜂蜜,要我们尝尝,还一个劲地叫我们多吃点、多吃点。看着我们嘴咂嘴咂,吃得很香,他孩子似的笑得很开心,也很知足。那一刻,父亲可能不知道,他用爱把乡愁酿成的蜜,很甜也很酸。

离开家准备返程上班那天,父亲往我的行李箱塞了好几瓶他沥装的蜂蜜,母亲嗔怪他给孩子添麻烦,那么重的行李,孩子难拿。父亲倔强而认真地答道,不怕不怕,行李箱可以推着走,就让他多带点,带给同事朋友尝尝,尝尝我们农村正宗的蜜,甜。车子启动时,瞅见后视镜里的父亲,依依不舍的眼神和花白的头发,那一刻,我泪如雨下,只是他看不见车窗里,我的脸。

春耕第一犁

□ 逯富红

即将开始。

不知这种古老的仪式何时开始,又延续了多久。别说小时候,就算如今自己也一直弄不明、搞不懂。甚至就连父亲,也未必知晓其中的来龙去脉。好多次,看到父亲这样郑重其事,就忍不住问这是在干什么。每次,父亲略显迟疑之后,总是用一句“大人的事,小孩子别瞎操心”搪塞过去。但从父亲专注而虔诚的样子来看也不难猜想到,他老人家肯定是在借此向上天祈祷,希望今后能够风调雨顺,有个好收成。

祭犁仪式结束之后,正式的耕种便开始了,父亲在前,一手把犁,一手扬鞭,催赶着的牲口,奋蹄向前。锋利的犁铧,在松软的大地上,翻起一垄垄滚滚的土浪。母亲紧随其后,左手挎篮,右手撒种。一粒粒饱满和种子,准确匀称地落到垄沟里。只等一场绵绵的春雨,吸足了水分之后,生根发芽,茁壮成长。

尽管操劳一生的父母,每年春天,都会在满怀希望之中耕耘播种,辛勤劳作。可并不是所有的年份,都能如他们所想,取得好收成。在旱涝、冰雹等各种不期而遇的自然灾害的突然袭击之下,欠收甚至颗粒无收的情形,也时有发生。但不管遭受怎样的打击和挫折,到了下一个春天来临之际,坚强乐观的父母,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期盼和兴奋,迫不及待地重复之前的一切。毕竟,春天是孕育收获和希望的季节。在他们看来,只要付出了,就问心无愧,就一定会有所收获。

春耕第一犁,让我们懂得了父母的艰辛和不易。如今,年迈的他们,早已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下地耕种。但每年春天的时候,他们最为关心的,不是土地和种子,就是庄稼与收成。而每当这个时候,我也会陪他们一起,到广阔的田野去走走,去看看。因为我深知,那才是他们念念不忘、魂牵梦绕的根。

放手也是爱

□ 赵倡文

朋友的孩子去年到一家工厂里上班,今年找到我,问我厂里有没有熟人,想疏通一下关系让孩子到较轻松的岗位上工作。

我很是纳闷,朋友厂里不是有熟人吗,怎么又要托我呢?朋友叹口气道出了事情的原委。

去年朋友的孩子高中快毕业了,嫌功课太重不想上了,朋友就找熟人让孩子进了厂里,刚开始在车间,孩子说工作累,想学开汽车,朋友就找熟人让孩子去学开汽车。今年孩子又说开汽车累,想进厂里的行政办公室工作,可那个熟人说什么也不给他办了,朋友只得找到我,想让我再托托关系,看能不能如孩子所愿。

我找到厂里的一个熟人,开始熟人很是热情答应帮忙,让我和朋友一起过去谈谈情况,结果一谈起孩子在厂里的经历,熟人不客气地说了一番话,让人醍醐灌顶。熟人对朋友说: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,孩子不想上学,你就顺着他不上学参加工作了;嫌车间工作累想学开车,你就托关系让他开车;在厂里开车是多好的工作,可他还嫌累想进办公室,他高中都没毕业,有那个水平吗?像他这样一点苦都不想吃,最终能成什么正果?再说了,孩子遇到点困难,可能只是回家发发牢骚,你做家长的立马就想办法给孩子扫清困难调工作,一而再,再而三,这样的孩子长大后还会有担当吗?到头来难免养成有事靠父母的习惯,可你们能照顾他一辈子吗?怪不得你那个朋友不再给你面子给孩子调工作,他这是为你好,你这个忙我能帮也不会帮的。如果让他到办公室来上班了,他还嫌累的话,那你不得让他回家你养着他吗?我可不想让他成为啃老族!你还是别再为孩子操心了,让他多吃点苦,多干点活,未必是坏事。”

熟人的一通话,说得朋友连连点头称是,说自己只想创造条件让孩子能开开心心工作,却没想那么长远,当时如果孩子不想上学,自己阻拦一下,让孩子再奋斗奋斗,说不定好大学已经考上了。

孩子本来是可以过自己的奋斗,披荆斩棘、克服困难,自立生活的,可是那些做父母的一直以为孩子长不大,害怕孩子在生活中吃苦头,于是时时处处主动替孩子着想,替孩子去扫雷排雷,结果把自己聪明伶俐的孩子一步步变成了“异常迟钝的人”,自己也真的成为孩子成长的包袱。

动物有时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我看过一段介绍非洲雄狮的片子,那雄狮刚刚2岁大,母狮子就把它撵出狮群不再管它,任凭它怎么用哀求的声音呼喊,它的母亲再也不会出现。于是它不得不在非洲大草原上独自闯荡,自食其力,一步步变得强大起来,直至打败另一个狮群的雄狮,成为这个狮群的首领,拥有自己的一片王国。

爱有许多种,人们把孩子抱在怀里是爱,母狮放手让小雄狮独自闯世界也是爱,因为母狮知道,小雄狮生来就不可能在自己身边生活一辈子,让它离开是迟早的事,并且也只有离开,它才能成为真正的狮王。

故里

春日的空气里,到处弥漫着泥土特有的清香,直入肺腑,沁透心脾。不用刻意做吐故纳新的深呼吸,置身其中,就能令人神清气爽,精神振奋。而此时,圈里的牲口,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喂养,也显得膘肥体壮,体力充沛。

“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日之计在于晨。”对庄稼人来说,新年头的第一犁,自然不同寻常、很受关注。

每年这个时候,东天的天空刚泛出一丝微红,早起的父母,便赶上牲口拉起农具,一路急行来到田地。搭好套绳,备好耕犁之后,却并不急着干活,而是先要进行简单的祭犁仪式。在田地中央,赶着牲口,犁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圆圈,之后再拿出一瓶备好的烈酒,哗啦哗啦一股脑倒洒在地。完了,还要噼噼啪啪响一串鞭炮。伴随着一缕缭绕上升的青烟,空旷静寂的田野,也终于活跃热闹起来了,仿佛在向人们庄严宣告:春耕